

紙之寄優特立總接掛特郵中

地址 南京 石路 東路 首

八月廿  
日起  
三星期

●

**注意**

今日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本公司在四樓發售

小東門協大祥謹告各愛國團體公鑒

小東門協大祥特同志告發團暨各田公

上海市商會發給十九路軍紀念章

路銀行業同業公會第三分辦事處於畫錦里棉布業同業公會第三分辦事處於前波路礦灰廠業同業公會所有經收款物及收付總報告均於二月六日即至上月九日止應在各報公告各項收支賬略憑單並除永祿洋行倫倫會計部分別審查至詳細數值修正在趕印一號匯票等即分發現十九路軍紀念章已由該軍總指揮部送到凡持有總辦事處及第一分辦事處(銀行公會)第三分辦事處(棉布業公會)第三分辦事處(礦灰廠同業公會)收據者均請於本月二十五日起至九月五日止至天后宮備境本會領取該項紀念章逾期不補給特此公告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社評

網濟南次長殷傳賢藍堡源、及慶黨人士、則指責「浦夫氏、顛倒是非強詞奪理之」

# 日內田外交演說

唯一解決在承認偽組織  
拒絕其他一切妥協辦法

唯一解決在承認僞組織  
拒絕其他一切妥協辦法

之政府、或新成立之國家、常有聘請外人情事、實不難前例之一特識、實之成立、乃中國自己內部分離運動之結果、此種余已言之、是以若千方面所抱日本承認如此成立之新國、實較依余觀之、為屬我解、如假定日本欲兼併東三省、或欲壓滿開拓土

國本部之辦法、及同樣條約附屬之計劃、決不能實現以東省為當地人及外國人安居樂土之目的、亦不能符合日本根據時局中實際謀取解決法之原則

**偽組織極有望**

必能使三千萬人快愉

「滿洲國」已在一種程序上為其共見之誠實程序上

貨、  
元千  
日本  
特為  
前爲  
下、以  
督下、  
持、  
忽、  
前項  
限、

釋放、要求准予保釋、決  
定開審期、全體工人一  
律穿制服赴法院、全體要求  
開釋云、並議決其他要事  
多起、準備繼續抗爭云、

百貨業通告

嚴查奸商

上海市百貨商店業抵制仇  
貨委員會昨通告各分隊長

地之慾望則此事實當然不問。余今不厭辭費、一再於此否認日本在東三省或他處有何開拓殖民地之政策、日本對所轄土之態度及九一八事變後所採行之計畫。皆屬公允適當。東三省之獨立、乃東三省人民天然之志願所造成、須認爲中國國內分裂運動之後果、而日本之承認新滿洲國、係其侵略主義之誠實、已切實成立、故正當予以同等待遇、不分種族畛域、並助成世界經濟之發展、是「滿洲國」志趣之擴張也。

時以前  
古則嚴  
及隊員云：遷移者，本會前  
經議決抵貨，分隊嚴密查  
察，使奸商決不再有私販  
仇貨情事，實行以來，幸各  
會員深明大義，均皆切實  
奉行，乃近接鋤奸救國團  
警告，謂有少數奸商，仍  
有販賣仇貨者，此輩喪盡  
天良，殊堪髮指，應即嚴  
飭所屬，嗣後不得再行販重  
云云，本會茲特再行鄭重

決不退還東省

拒絕國際間調解辦法

至於不允取東三省難題對於決策之問題、日政府對於上述兩點、認為極關重要之第一點、在謀取圓滿解決之際、吾人須以甲、實決、此種權利、余已聲明其文、並無轉讓、

白無礙、滿洲國、始略乘其立國之精神、保持其高尚旨趣、至於其前途、至有希望、至於其前途、之財政地位、開闢頗為佳、惡、實較當局初期為佳、以廣大之土地、繁榮之

白無礙、滿洲國、始略乘其立國之精神、保持其高尚旨趣、至於其前途、至有希望、至於其前途、之財政地位、開闢頗為佳、惡、實較當局初期為佳、以廣大之土地、繁榮之

送往  
又聞  
官施提  
員、特  
公博、  
相繼國  
與審查  
別等級  
政廳云

通告希臘長隊員務須加  
緊工作、監視查察、使此輩  
害之馬、不寄生於我同  
業之中、數月來熱心毅力  
、不致因若輩而功虧一簣  
、倘有甘作戎首、不聽忠  
告、報告到會、本會自有  
制裁辦法對付之也、即希  
查照、

楚泰艦修竣

專

# 世界經濟

男三十三省人民之福利。充分保障日本權利。運動防止復行排外政策與運動使東三省可爲東北人民與外人之安居地方。且不獨使東三省安穩且使遠東永遠和平爲目的。第二、此種解決案、須屏絕二國本國復興之良好模範云。

人民、及其富饒之天然資源、滿洲國之良好政府、於世界市場也、自可無礙、其能造成富庶國、而發展、余希望滿洲國之穩健發展、且可使東三省可爲中國人民愉快繁榮、且可爲中國本國復興之良好模範云。

海軍第二艦隊楚泰巡艦及  
誠勝砲艇、前星架入江南  
造船所船塢修理、昨日已修  
竣出塢、今後出防何處、  
尙未決定、至修竣試車時  
損壞機械之楚有巡艦、則  
尙在塢重修中、

第三，輕微的危機每因國外事變而極度尖銳化。當一個遭逢輕微的不景氣時，本國設法消弭之，但受外來的壓迫之故，遂致其不景氣深刻化，凶惡化，或竟至不可收拾的地位。這種例子很多。比如然而一遇國外事變，便會使我們的地位變壞，使我們遭逢絕大的困難。

現在我來說我們英國的情形。但我所說的是英國的幾個重要問題，這並非是我把重要的問題都忽略了，實在是因為本論的篇幅所限，不得不略去一些。當馬尼拉之役，

[illegible]

金銀交換價值，那時世界保持平衡的狀態，因為世界金銀的供應安穩。不幸金銀的交換便失去其平衡點，金融市場便起絕大的紛擾。此時有些國家因受了國際金融市場紊亂的影響，便發生大恐慌。因是，縱使我們竭力維持國內的平穩，改善國內的景況，威靈謨對英國的危難時，

之短工。影響於一萬是平遞加其工資，其換言之，一百萬人觀。

一般外人對英國都作如是觀。(未完)

種習慣、由來已久、二  
年來、日本繼續爲極端  
忍耐、希望中國能對國  
加以盛頓、對於遠東和  
之維持、能盡其相當責  
、惟中國對於吾人之善  
及希望、不但未能有誠  
之報答、且其傲慢之態  
、反更變本加厲、令人  
堪忍受、日政府曾屢次

希黨報紙被禁

之理由、事有不可否認  
與中國境內之紊亂狀況  
實爲近年遠東國際關係  
發生不幸變化之原因、  
日本在中國非常事態中  
犧牲最大、但他國亦遭受  
可忍受的侮辱及不可計  
的物質損失、同時凡熟  
知中國現狀者、皆承認無  
援用國聯會章、或其他

第三，輕微的危機總  
因國外事變而極度尖銳  
化，一國發生變故的工  
、此種解決策、須屏絕  
東永遠和平為目的、

謂和平機關、胥未能獲救濟辦法、以療治之、事實言、列強固常直接用武力、而不恃此種和工具、以糾正或防止其乖戾要權利之受傷、二種習慣、由來已久、二、日本繼紹爲極端忍耐、希望中國能對國加以整頓、對於遠東和之維持、能盡其相當責

氣時，本可設法消沉之。但受外來的壓迫之故，致其不景氣深刻化，而化，或竟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例子很多。

金銀交換價值的時價維持平衡的狀態，那末非的金融便發安穩。不幸銀的交換價值失其平衡，金融市場便起絕大波

惟中國對於吾人之善  
及希冀、不但未能有誠  
之報答、且其傲慢之態  
、反更變本加厲、令人  
堪忍受、日政府曾屢次

擾。此時有些國家因國際金融市場紊亂的影響，便發生大恐慌。因是縱使我們竭力維持國際平靖，改善國內的環

的。然而這種方法，外人却先英人而謀了。外

之短工。影響於一萬是平遞加其工資，其換言之，一百萬人觀。

一般外人對英國都作如是觀。(未完)

之短工。影響於一萬是平遞加其工資，其換言之，一百萬人觀。

一般外人對英國都作如是觀。(未完)











小音

## 第八十六號

失業後

（一）

在我八歲那年的臘月間，父親在第四局裏的巡官職被裁了。其原因：雖說是局長的更換。

除夕三天的薄暮。屋外鵝毛大雪紛紛飛着；屋內的溫度簡直抵敵不了外來的寒氣。父親是仍舊的像病人一般懶懶地躺在牀上，母親像失了靈魂的陪坐在牀邊。

「你何必老是這樣的躺着？」你來：起來能……家裏只剩下了二升了……起來：起來想過法子呵！」其實在這樣冷的天，母親何曾願意她的丈夫，過了他受凍而去籌劃生活呢？

「……」沒有見

正這時，我的祖母慢慢地從房外走進來，母親趕忙從衣櫃上的淚珠，她的面容更形愁鬱。祖母走近父親的牀邊來，順便揩便溺了。

「維宗！」稍停：「你總得起來呀！」這樣躺下去是要生病的！你起來：只好大家商量……還是再想法子去借？……還是去當？」

「媽！」半會，父親開口了：聲音却很低微：「年關快到了：誰如做債呢？……還是在家裏找一點東西去當當看吧！」

「又有什麼東西可以當呢？」母親含着淚說：「你一件皮大衣，媽媽的皮襖不是都早當了嗎？」

「唉！怎麼辦呢？」

小時候人家送的銀鎖拿去看看……」母親這樣說着，推開門，起身走到紅色的衣廚前，用鑰匙開開廚門，裏面翻出一個小香煙盒子，在裏面翻出一顆，同時聽見一陣銀器鏗鏘的聲音，全屋子的空氣好像被震顫了一下但不久，仍歸于冰般的沉寂。

我始終沒有開口，似乎也沒有話可以說。我只是玩弄着衣角，有時用我的驚訝的眼光望他們的臉色。我覺待如今兩星期之前，我常是跟了父親到各戲院子裏去玩，並且聽恭恭地院子裏的一些人而謙恭地，臉上帶着一種不明白而使我不煩厭的微笑向我父親這樣請叫和招呼：「還官！」每在路上走着的時候，

攔在一張毯了紅漆的方桌旁把東西鋪在那上面，我們凝望着那很厚實的一片銀鎖及一堆粗肥的鎖鍊估着價。

「兩塊錢總當的到吧？」母親說。

「不止！」祖母用枯瘦的手數幾銀鎖否定母親的話說：「不止！兩塊

又把大衣的領襟翻了上

「你把小順帶着吧！陪伴你好嗎？」母親向父親要了說。意思是看父親那樣太無力了，太沒精神了。叫我侄兒或是有點兄幫助或照顧；然而我能知道：在週意外事時可問我能有什麼力量幫助他嗎

笑	奚青島	漢	潘殿卿	奚青島
聲	奚青島	圭	潘殿卿	奚青島
魔	散筆	吳門盧寬(續完)	最後的一幕	失業後
錄				

二十一年八月廿六日 (星期五)

目 錄

魔術	散筆	吳門憶舊(續完)	最後的一幕	失業後
笑叢	奚青島	漢圭	潘殿卿	奚青島

小  
貢  
獻

「好的！可憐的孩子，你別發呆了！」父親望望我笑着走上前來用手來揉我。

(二)

「爲什麼？你命嗎？」

「乖，你命嗎？」

父親的聲音幾乎使我聽不清楚，他的頭面差不多都給大衣襟遮掩住了。

「不……不冷！」我說。

「你餓不餓？」父親似乎不相信我，這次聲音却提高了。

「餓哩！」我隨即便答着。

「怎樣辦呢？」這聲音轉變得很低弱了。

「我不能回答，我祇望父親一眼，覺得父親也不須要我的回答。」

「算是不容易的我和父親走上文路，那兒真熱鬧極了。一切一切如常，有汽車飛一般的在被絮似的路上上海跑，有五顏六色的幻燈閃爍，戲院門口是播放着音樂，啊！和我家住的那條街比起來，那真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當父親和我一同走到××戲院門前，我不禁地問着父親：

「父親！我們可以進去坐下嗎？」

「爲什麼呢？」

「難道不成嗎？」

「蠢孩子！你一點不明白嗎？這樣大的孩子了！」父親在大聲地教訓我了。

我不敢作聲了，我們默默地走着。走在高樓下，因爲要牠來搖擺一點風與雪。

「老巡官！你老到那去！」迎面的「一位警士」叫着，我仔細一看，就是那在我家做個幾次飯的張麻子。

父親聽見聲音才抬起頭，半無光的眼睛看着張警士，父親俯促地說：

「我帶小順子買本書啊！」

我知道父親是撒了個謊，但是父親現在在張警士面前却似乎叫我「小順子」，這路使我很快，但我明白，我明白這一點更換的小稱乎。

「啊！我陪你老去吧！」張警士的確是個忠厚人，試這樣的時候，這和我父親做什麼處呢？

「用不着，用不着，你有你的事去吧！」父親說。

「好！」他回來個所，簡洋禮，把手舉起斜在額上，轉身去，走了。我覺得很好笑。

父親像有件不安的事，壓在心頭，更形憂鬱，接着，父親的兩眼像明珠似的看着前面，他的左手握得我手發痛，我忍不住。

「在一家已上了鐵欄欄的里邊大門前，父親似乎自自動地突然停住，從懷裏掏出那包銀器，我簡直不明白什麼意思，覺得我的父親是瘋了。」

「啊！天晚了！」我只聽見父親這樣說了一聲，然後把一包銀器重新放到懷裏。

「回家吧！」父親自

士面前却似乎叫我「小順子」，這路使我很快，但我明白，我明白這一點更換的小稱乎。

「啊！我陪你老去吧！」張警士的確是個忠厚人，試這樣的時候，這和我父親做什麼處呢？

「用不着，用不着，你有你的事去吧！」父親說。

「好！」他回來個所，簡洋禮，把手舉起斜在額上，轉身去，走了。我覺得很好笑。

父親像有件不安的事，壓在心頭，更形憂鬱，接着，父親的兩眼像明珠似的看着前面，他的左手握得我手發痛，我忍不住。

「在一家已上了鐵欄欄的里邊大門前，父親似乎自自動地突然停住，從懷裏掏出那包銀器，我簡直不明白什麼意思，覺得我的父親是瘋了。」

「啊！天晚了！」我只聽見父親這樣說了一聲，然後把一包銀器重新放到懷裏。

「回家吧！」父親自

最後的一幕 潘殿卿

愛友：如今我回K埠來了！S市已不是我理想的了！在那環境已不許我再作長久的逗留！我感受了無限的刺激，呀！我的腦袋是裝不了這許多，于是我決定歸來了，總之，學校生活的紀影，吃飯向題的難道：精神上又受了刺激，目前是这样的沒出路，前途是這樣的渺茫，幾次想自殺，好和你在一道吧！但是回想起來，豈甘做這弱者的勾當！雖然生於我沒有興趣，一直捱了生命的終途，也逃不出死的一幕，再在這慢慢的一生（死的長途中的若味做什：可是一個叫化子整天的在街頭叫化，那樣乞憐，受了侮辱和鞭撻，在飢寒，侮罵，在殘酷的泥坑裏打滾，而且還要勉力的支持！，還要活，他們的生着是希望什麼？他們這種人生還有什麼？」

「父親：不帶錢回家嗎？」

一九三二年春作。

「你別發呆了！」父親望望我笑着走上前來用手來揉我。

(二)

「爲什麼？你命嗎？」

「乖，你命嗎？」

父親的聲音幾乎使我聽不清楚，他的頭面差不多都給大衣襟遮掩住了。

「不……不冷！」我說。

「你餓不餓？」父親似乎不相信我，這次聲音却提高了。

「餓哩！」我隨即便答着。

「怎樣辦呢？」這聲音轉變得很低弱了。

「我不能回答，我祇望父親一眼，覺得父親也不須要我的回答。」

「算是不容易的我和父親走上文路，那兒真熱鬧極了。一切一切如常，有汽車飛一般的在被絮似的路上上海跑，有五顏六色的幻燈閃爍，戲院門口是播放着音樂，啊！和我家住的那條街比起來，那真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當父親和我一同走到××戲院門前，我不禁地問着父親：

「父親！我們可以進去坐下嗎？」

「爲什麼呢？」

「難道不成嗎？」

「蠢孩子！你一點不明白嗎？這樣大的孩子了！」父親在大聲地教訓我了。

我不敢作聲了，我們默默地走着。走在高樓下，因爲要牠來搖擺一點風與雪。

「老巡官！你老到那去！」迎面的「一位警士」叫着，我仔細一看，就是那在我家做個幾次飯的張麻子。

父親聽見聲音才抬起頭，半無光的眼睛看着張警士，父親俯促地說：

「我帶小順子買本書啊！」

我知道父親是撒了個謊，但是父親現在在張警士面前却似乎叫我「小順子」，這路使我很快，但我明白，我明白這一點更換的小稱乎。

「啊！我陪你老去吧！」張警士的確是個忠厚人，試這樣的時候，這和我父親做什麼處呢？

「用不着，用不着，你有你的事去吧！」父親說。

「好！」他回來個所，簡洋禮，把手舉起斜在額上，轉身去，走了。我覺得很好笑。

父親像有件不安的事，壓在心頭，更形憂鬱，接着，父親的兩眼像明珠似的看着前面，他的左手握得我手發痛，我忍不住。

「在一家已上了鐵欄欄的里邊大門前，父親似乎自自動地突然停住，從懷裏掏出那包銀器，我簡直不明白什麼意思，覺得我的父親是瘋了。」

「啊！天晚了！」我只聽見父親這樣說了一聲，然後把一包銀器重新放到懷裏。

「回家吧！」父親自

最後的一幕 潘殿卿

愛友：如今我回K埠來了！S市已不是我理想的了！在那環境已不許我再作長久的逗留！我感受了無限的刺激，呀！我的腦袋是裝不了這許多，于是我決定歸來了，總之，學校生活的紀影，吃飯向題的難道：精神上又受了刺激，目前是这样的沒出路，前途是這樣的渺茫，幾次想自殺，好和你在一道吧！但是回想起來，豈甘做這弱者的勾當！雖然生於我沒有興趣，一直捱了生命的終途，也逃不出死的一幕，再在這慢慢的一生（死的長途中的若味做什：可是一個叫化子整天的在街頭叫化，那樣乞憐，受了侮辱和鞭撻，在飢寒，侮罵，在殘酷的泥坑裏打滾，而且還要勉力的支持！，還要活，他們的生着是希望什麼？他們這種人生還有什麼？」

「父親：不帶錢回家嗎？」

一九三二年春作。

「你別發呆了！」父親望望我笑着走上前來用手來揉我。

(二)

「爲什麼？你命嗎？」

「乖，你命嗎？」

父親的聲音幾乎使我聽不清楚，他的頭面差不多都給大衣襟遮掩住了。

「不……不冷！」我說。

「你餓不餓？」父親似乎不相信我，這次聲音却提高了。

「餓哩！」我隨即便答着。

「怎樣辦呢？」這聲音轉變得很低弱了。

「我不能回答，我祇望父親一眼，覺得父親也不須要我的回答。」

「算是不容易的我和父親走上文路，那兒真熱鬧極了。一切一切如常，有汽車飛一般的在被絮似的路上上海跑，有五顏六色的幻燈閃爍，戲院門口是播放着音樂，啊！和我家住的那條街比起來，那真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當父親和我一同走到××戲院門前，我不禁地問着父親：

「父親！我們可以進去坐下嗎？」

「爲什麼呢？」

「難道不成嗎？」

「蠢孩子！你一點不明白嗎？這樣大的孩子了！」父親在大聲地教訓我了。

我不敢作聲了，我們默默地走着。走在高樓下，因爲要牠來搖擺一點風與雪。

「老巡官！你老到那去！」迎面的「一位警士」叫着，我仔細一看，就是那在我家做個幾次飯的張麻子。

父親聽見聲音才抬起頭，半無光的眼睛看着張警士，父親俯促地說：

「我帶小順子買本書啊！」

我知道父親是撒了個謊，但是父親現在在張警士面前却似乎叫我「小順子」，這路使我很快，但我明白，我明白這一點更換的小稱乎。

「啊！我陪你老去吧！」張警士的確是個忠厚人，試這樣的時候，這和我父親做什麼處呢？

「用不着，用不着，你有你的事去吧！」父親說。

「好！」他回來個所，簡洋禮，把手舉起斜在額上，轉身去，走了。我覺得很好笑。

父親像有件不安的事，壓在心頭，更形憂鬱，接着，父親的兩眼像明珠似的看着前面，他的左手握得我手發痛，我忍不住。

「在一家已上了鐵欄欄的里邊大門前，父親似乎自自動地突然停住，從懷裏掏出那包銀器，我簡直不明白什麼意思，覺得我的父親是瘋了。」

「啊！天晚了！」我只聽見父親這樣說了一聲，然後把一包銀器重新放到懷裏。

「回家吧！」父親自

最後的一幕 潘殿卿

愛友：如今我回K埠來了！S市已不是我理想的了！在那環境已不許我再作長久的逗留！我感受了無限的刺激，呀！我的腦袋是裝不了這許多，于是我決定歸來了，總之，學校生活的紀影，吃飯向題的難道：精神上又受了刺激，目前是这样的沒出路，前途是這樣的渺茫，幾次想自殺，好和你在一道吧！但是回想起來，豈甘做這弱者的勾當！雖然生於我沒有興趣，一直捱了生命的終途，也逃不出死的一幕，再在這慢慢的一生（死的長途中的若味做什：可是一個叫化子整天的在街頭叫化，那樣乞憐，受了侮辱和鞭撻，在飢寒，侮罵，在殘酷的泥坑裏打滾，而且還要勉力的支持！，還要活，他們的生着是希望什麼？他們這種人生還有什麼？」

「父親：不帶錢回家嗎？」

一九三二年春作。

「你別發呆了！」父親望望我笑着走上前來用手來揉我。

(二)

「爲什麼？你命嗎？」

「乖，你命嗎？」

父親的聲音幾乎使我聽不清楚，他的頭面差不多都給大衣襟遮掩住了。

「不……不冷！」我說。

「你餓不餓？」父親似乎不相信我，這次聲音却提高了。

「餓哩！」我隨即便答着。

「怎樣辦呢？」這聲音轉變得很低弱了。

「我不能回答，我祇望父親一眼，覺得父親也不須要我的回答。」

「算是不容易的我和父親走上文路，那兒真熱鬧極了。一切一切如常，有汽車飛一般的在被絮似的路上上海跑，有五顏六色的幻燈閃爍，戲院門口是播放着音樂，啊！和我家住的那條街比起來，那真是一個天，一個地了。」

當父親和我一同走到××戲院門前，我不禁地問着父親：

「父親！我們可以進去坐下嗎？」

「爲什麼呢？」

「難道不成嗎？」

「蠢孩子！你一點不明白嗎？這樣大的孩子了！」父親在大聲地教訓我了。

我不敢作聲了，我們默默地走着。走在高樓下，因爲要牠來搖擺一點風與雪。

「老巡官！你老到那去！」迎面的「一位警士」叫着，我仔細一看，就是那在我家做個幾次飯的張麻子。

父親聽見聲音才抬起頭，半無光的眼睛看着張警士，父親俯促地說：

「我帶小順子買本書啊！」

我知道父親是撒了個謊，但是父親現在在張警士面前却似乎叫我「小順子」，這路使我很快，但我明白，我明白這一點更換的小稱乎。

「啊！我陪你老去吧！」張警士的確是個忠厚人，試這樣的時候，這和我父親做什麼處呢？

「用不着，用不着，你有你的事去吧！」父親說。

「好！」他回來個所，簡洋禮，把手舉起斜在額上，轉身去，走了。我覺得很好笑。

父親像有件不安的事，壓在心頭，更形憂鬱，接着，父親的兩眼像明珠似的看着前面，他的左手握得我手發痛，我忍不住。

「在一家已上了鐵欄欄的里邊大門前，父親似乎自自動地突然停住，從懷裏掏出那包銀器，我簡直不明白什麼意思，覺得我的父親是瘋了。」

「啊！天晚了！」我只聽見父親這樣說了一聲，然後把一包銀器重新放到懷裏。

「回家吧！」父親自

最後的一幕 潘殿卿

愛友：如今我回K埠來了！S市已不是我理想的了！在那環境已不許我再作長久的逗留！我感受了無限的刺激，呀！我的腦袋是裝不了這許多，于是我決定歸來了，總之，學校生活的紀影，吃飯向題的難道：精神上又受了刺激，目前是这样的沒出路，前途是這樣的渺茫，幾次想自殺，好和你在一道吧！但是回想起來，豈甘做這弱者的勾當！雖然生於我沒有興趣，一直捱了生命的終途，也逃不出死的一幕，再在這慢慢的一生（死的長途中的若味做什：可是一個叫化子整天的在街頭叫化，那樣乞憐，受了侮辱和鞭撻，在飢寒，侮罵，在殘酷的泥坑裏打滾，而且還要勉力的支持！，還要活，他們的生着是希望什麼？他們這種人生還有什麼？」

「父親：不帶錢回家嗎？」

一九三二年春作。

「你別發呆了！」父親望望我笑着走上前來用手來揉我。

(二)

「爲什麼？你命嗎？」

「乖，你命嗎？」

父親

小貢獻

：現在不是裝掉你，也不是吊自己因為我尚有饒勇的精神，沒有悲衰和頹廢，沒有失望和消沉。朋友：人生最後的一幕，是要排演的，但是要不平談（註），定要有有意義，狂然的

一幕！

吳門憶舊 漢圭

（續完）

我說女子是蘇州城的靈魂，沒有了她們，真的，山水就要減色。每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你如果站在觀前街上走走，或是站在北局青年會的影戲院門口，你總可以看到紅的嘴脣兒，炭墨畫的長長的柳眉兒，黑漆的皮鞋，五顏六色的旗袍，襯着水紅色的裏衣，愈覺得鮮艷。窈窕的身材，似楊柳般亭亭媚媚的擺動，一隊隊的嫋娜。而來自多麼風韻！這是南國的特產！這是南國的靈魂！

有金三郎者，為蘇州有名歌妓；葦蕩年華，落第不家風，不願風塵中人，與家私有舊。二月間，伊家避難往鄉間，距城

散筆

(一) 街頭：跪着一位化子，他的嘴裏含着一枝烟捲；一面便喊着：「太太！老爺！」的。這不是太滑稽了嗎？我想。

(二) 一個朋友說：「如果你和一個女子很快地發生了戀愛，也會很快地決裂的！」

(三) 人間的欺騙，只有一種：既是「自己欺騙自己」。

(四) 現在的一些文藝雜誌，真是逼着你買又逼着你看。

(五) 養了，你定要抓，痛了，你定要叫；這，的確可以證明人是沒有忍耐性的。

(六) 世界上是決對找不着「真理」的。如果能夠的證

## 眉先生背朝

一世的煩惱，苦惱的。

○ ○ ○ ○ ○

那個人誰住在海濱樓來，諸法，那麼這個人也

(十)

興奮中會造成失意的悲衰。

魔術 笑驚

陰濕有暮春天氣。  
「鬱悶啊，杭州和上海簡直沒有兩樣，時晴時雨的天氣弄得人也怪不爽快的。」友琴剛從外面進來，脫下綢鞋，便蹣跚地倒在沙發上，渾身軟得像一條鱧魚，呆望着窗外的雨絲。

眉先生背朝着她坐在那里描圖案，修長的髮辮一直拖下來，快要掩蓋了耳朵。

「晚上楚卿來看我」

○ ○ ○ ○ ○

過了來不及回去，想和先生一起睡好嗎？」她雖然這樣說，却有點說不出口的樣子。

「不過我頭又有一點痛了，不能多等他；來了就叫他到裏邊去好啦。」眉先生的眼光不自然的在她臉上逡巡，接着頤又碰過去了。

眉先生是上海有名的畫師。這次特地來杭州畫畫的。剛在湖濱旅館住了兩天，友琴就來信說要娶他在這裏也玩玩西湖，

八十八  
十一  
二一

「你也太性急了。」

眉先生一面替她料理行李，一面皺着許多煩瑣，又換掉一間比較大的有套房的房間。當然，眉先生的用意是非常週到的。

眉先生住在外面，裏面那間比較安逸比較精緻的讓給她住了。昨天起，因為周先生有病頭痛，又掉到裏面去了。

今天他仍是不舒適，天又不時要下雨，所以整天雲伏在旅館裏。友琴從中午出去，一直到現在才回來。湖濱的燈火已經很隱晦了。

「晚餐了嗎？」眉先生想起忘記問她了。

「還未，等會和他一起吃吧。」

天漸漸的黑下來。她坐在那里有些不耐煩，這可以從她那種偶而不安的神情看出來：時而望着窗子，時而望着鏡

望着枕頭。當她一眼望見了枕頭，她的頭手便滑過了枕頭下的紙下，她的胸前起伏不定的有如一條山岡，透氣也很困難似的。於是，她立起來伸出了慵懶腰。

她跟眉先生學畫，今年才十六歲，正在青春性的觀念的時期。她愛上綠地，愛喝葡萄酒，愛坐汽車，愛看新裝，都市一切事情的享樂，她無有不愛的。光與色的誘惑，她那豐富的光彩，便像浸潤在酒精瓶中的花朵一樣，漸次退了美的顏色。

眉先生是很知道這一點，所以，難怪不歡迎她來了。

雨和沉默連在一起，室內覺着空虛。眉先生收拾了書具，便踉蹌進了後房。

我們進來的時候，他要醒的時候他不進來好了。「唔，唔好不要鬧，免得先生半夜起來開了。」友琴也跟着進去了。

進了後房，她便搶着替眉先生整理臥具；又斟上一杯熱茶。這還是第一

「今天我怎麼待我這樣好呢？人雖然睡在床上，思想早已不屈於他自己了。」

夜深沉沉的，兩旁舊運轉不斷的打着，旅館那邊的聲音太嘈雜了，聽不見雨打湖心清翠的聲浪。湖里沒有煙火的星星；鳥啼時的環湖路被雨打得濕潤透了，低窪的地方積了一汪汪的雨水，雨點落天上滴下來，頓時成了無數螺旋形的旋渦。

一對淡淡的眼睜睜遠遠而近，在旅館門前停止了。從黑色怪物的口中吐出一個瘦長的人形，一閃就不見了。

正在這時候，眉先生也醒了來。耳邊外房發多了了一個人的聲音，他決定那楚卿來了。

楚卿也是他的學生。

什麼時候，儘在那裏囁哩咕嚕的。」眉先生心裏很想警告他們，但一時忘了覺得那不必要的事了。

「自己生了病要早眠，難道也要禁止人家嗎？他們是在串演密約，自誤再要干涉，那不是硬在香港裹放下一討厭的牛羶膏嗎？」

眉先生終於及不禁不變的睡去。

.....

一覺醒來，天還不亮破曉。頭昏疼的身上出了一身汗，嘴裏乾得要命，他連忙跳下床，倚手拉門到了外面。他用力的敲打了兩次，房門動也不動，門已鎖緊外銷上了。

他很用力的拉。

突然的，外房起了一陣忙亂的騷動；披衣穿褲，推搖聲，急急響索的忙個不停。接着便是友琴的聲音，很憤怒的：

「要什麼，眉先生！」

「茶！他有生熟點心了。」

茶？我就送過來，先生別出來看涼！」

房門开了縫，茶送了進來。友琴臉紅上面膩的塗淡了一層油。

「侵晨，楚卿已經梳妝魔術。」

眉先生走出套房，眼瞧見妹床面前放着一雙男性的黑漆皮鞋，於是眉先生想起了的事情，何憤得了不得，也不管她睡覺沒有，嚷起來道：

「他人睡在這裏呢！鞋子哪叫喚夜在你這裏呢！」

「.....」

一隻白而凝滑的手腕仰出來揭起鐵閘，於是開羅美人的風景在他眼前開展。他很迷惘而又酸酸的似疑過這一幻那的驚濤。

「怕驚動先生，所以下床靜，抽鞋聲，息息壓了過去的。」他又露了一排齊整的銀牙。

「唔，」「先生昨天不是很舒暢嗎？」

「.....唔唔唔，我不該謝謝他呢！」說了我臉上浮起一絲詭笑的笑意。

一天的以巾消散了。他認為那是玩弄他的一魔術。